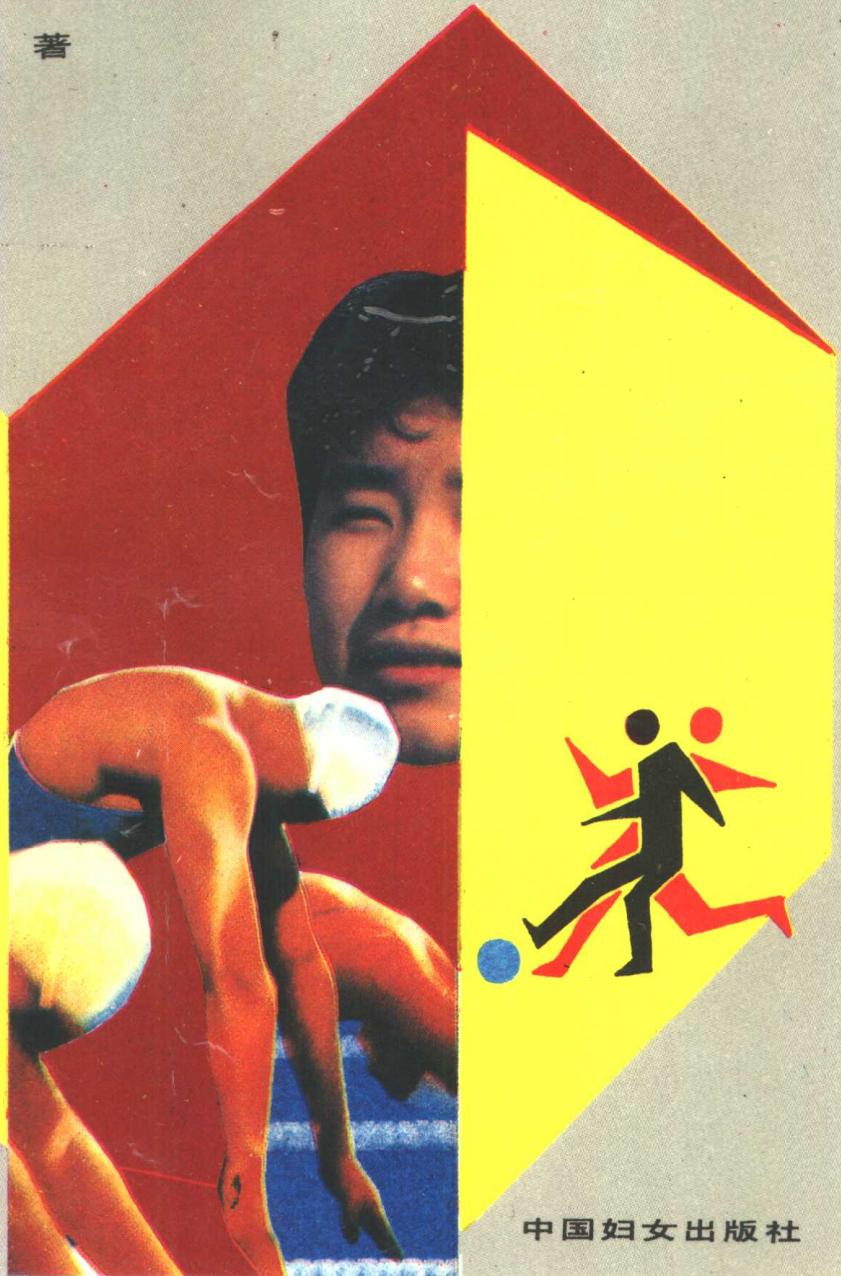


健儿更风流

JIANERGENGFENGLIU

戚 明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健 儿 更 风 流

戚 鸣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伸

健儿更风流

戚鸣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5.25 印张 字数 100 千字

1990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1990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016—201—X / I · 62 定价：2.60 元

目 录

1. 健儿更风流	1
2. “黑马”追踪记	17
3. 庄泳的遗憾	28
4. 《枪恋》之恋	33
5. 郑海霞悲欢记	37
6. 沉默一年的中国女篮	48
7. “不倒翁”的故事	56
8. 说一声“再见”是这样难	72
9. 巨人国轶事	79
10. 她不再是弱女子	87
11. 爱的绿洲	99
1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06
13. 她面对“晴天霹雳”	116
14. 垒球姑娘和她们的教练	130
15. 冠军原是丑小鸭	140
16. 夙愿	148

后 记

健儿更风流

杨文意、黄晓敏、庄泳、钱红，她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她们的倩影人人熟知。只是她们迈上一个台阶时，内心交织着怅惘、酸楚和喜悦；她们彼此在严酷的相争中，去拼命拨动相抚相慰的心弦；她们在别人超越自己时，极力拂去偷偷袭进心坎的凄凉，去追忆失去美好时光的内心情感，以往，从未向人们展示过。

是的，她们彼此是朋友，在亚运会上，又是相争的对手。相争，有时是挺严酷的。能坦然迎上去，与超越自己的人握手，能拼尽全力，仍不泯没生生息息的追求，带着勃勃的生命力去再创造，对一个运动明星来说，大概是挺不容易的。但那毕竟是更加美好的境界。

未必秋江未必雨

下课了，师徒二人一前一后相跟着出馆。钱红走在前面，湿漉漉的短发，根根炸着刺，冯晓东教练相跟在后面，抹着满脸油汗，肝肠寸断地唠叨：“别以为成都比赛你游得不错，要不是人家状况不好，你也赢不了。”“你现在状况好，不一定……”

“我状况好，别人都拉肚子，得阑尾炎，我才赢了，行了吧？”

钱红再也不愿耐心听教练的唠叨，扭头回了一句。这一句噎得冯教练半天没回过气来。待他惊心动魄的怒吼响起的时候，钱红拎着水桶的背影已隐匿在前面绿荫葱葱的小径深处，那一声吼，只惊飞了一对息栖枝间的小鸟。

这两日，师徒两人总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五月的北京阳光焦燥，是有些热，但确乎没到引人肝火旺盛的地步。

在 1990 年 4 月份结束的成都全国游泳冠军赛 100 米蝶泳决赛中，钱红成绩排在第一，59 秒 57。紧随其后的王晓红成绩 1 分整。两人的差距仅在钱红惊险的触壁瞬间。

要知道，成都游泳比赛，不是普通的全国赛，而是亚运资格选拔赛。一次对亚运会的赛前检查。

“冯教练，请您谈谈今晚的观感？”善于跟踪采访的体育报记者，没等钱红从游泳池里上岸，就截住了池边的冯教练。

“以后再谈，总算赢了，不然怎么交待？”冯晓东擦着满脸汗水说。那样子，象是他自己刚刚从游泳池里爬上来，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处干的地方。

紧接着，记者找到王晓红的教练张雄，同样的问题，张雄回答时，笑声朗朗：“我喜欢这样的竞争，只有竞争，我国游泳水平才能提高得更快。”

“高歌猛进，气贯长虹！”纵有大手笔，也难三言两语，淋漓尽致地表现两位竞争者的心态变幻。令人感到一股相争的残酷冷和一丝瞬息万变的美。

王晓红跟钱红比，一点不象个游泳运动员。一头乌黑油亮的披肩发，丝毫没被游泳池的氯气漂白，江南淑女的窈窕依旧风韵犹存。说起来，她很感激她的教练张雄。她说，张雄值得佩服的是，能把一个不是学游泳的材料，练成世界高水平的游泳运动员。这是真本事。

1980 年王晓红被选进省少体校，一个 12 岁的小姑娘离家去集训，父母哪里放心？无奈女儿又哭又闹就是要去，父母执拗不过，眼看着去省城的火车就要开了，叫了一辆三轮

车，赶着将女儿送上了车。这也就算把女儿的前程拍定了。

王晓红 10 岁才开始学游泳，而这个年龄，与她同时的游泳运动员都已是全国各个年龄组的纪录保持者了。“在我的游泳史上，从来没有年龄组的名次。一次全国乙级赛中，我算过自己的成绩，排在全国 40 位。我除了具有田径运动员关节的柔韧度外，几乎不具备游泳的任何优势条件。身高当时 1.60 米，水感也不好。可张雄教练仍然把我收做他的“开门徒弟。”

张雄看中王晓红什么了？

毅力和比赛心理的稳定。张雄带王晓红九年，九年，在游泳运动员的生涯里，可谓万里长征了。王晓红提高得并不快，但每年都长成绩，乌龟与兔子赛跑，架不住顽强地爬行。何况她所游的项目，200 米蝶泳，是日本人的纪录，100 米蝶泳是钱红的奥运会第三。没有死咬的劲头，能出人头地吗？

年初，王晓红在国外训练，得到钱红打破她保持了多年的 200 米蝶泳全国纪录的消息，不要说她，连张雄教练都为她伤心了。钱红比王晓红小好几岁，再让老队员去后浪追前浪，谈何容易？谁知，王晓红拿着钱红的纪录硬硬地只蹦出一句话：“今年我一定要把纪录夺回来。”

宛若从天而降的一道闪电，划过亘古悠深的低谷，竟令人听到回肠荡气的轰吼……

“未必秋江未必雨”，王晓红的发狠，终于让她达到了新的境界。她不仅在成都比赛上夺回了自己 200 米蝶泳的纪录，还狠狠地“咬”了钱红一口。尽管钱红在 100 米蝶泳中仍然保住了冠军的地位，但紧随其后王晓红的咬劲，着实让她惊出一身冷汗。多少年来亚洲无敌手的女蝶王，第一次受到

了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我们自己。

冠军易夺难于保，出生牛犊不怕虎，拼命三郎始摸刀，都是形容那些不知深浅，锋芒毕露的初试者。对于钱红来说，这种无惧一身轻的感觉，只属于过去。尽管白天钱红又不疼不痒地刺了教练，惹得教练发脾气，到晚上，她还是习惯地走进冯教练的房间。象是总吃饺子，吃多了腻人，不如米饭炒菜换点花样似的，钱红老喜欢在她和教练过于紧张规律的生活节奏中，来点变奏，下点胡椒面儿什么的。也是孩子式的淘气。

“跟了这许多年，你还不了解你们教练的心？他是用另一种方式激犟你呢！”

下午总教练陈运鹏见钱红与教练又闭嘴打冷战，过去劝她。

“我知道。只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不知怎么就顶了他。事后，也知道他唠叨那些全是我好。”钱红天真地冲陈教练笑笑，却笑得并不轻松。

女孩子有了心思，喜欢逛街，一小瓶指甲油，一套漂亮挺括的时装，都能唤醒梦幻中久无声息，却早已待露着的幼小苞芽。花花哨哨的衣服，花花哨哨的美梦，在花与梦的园亭间，能不开满绚丽的奇葩吗？钱红也开始喜欢逛街了。以前，她一到休息日，就抱着一堆玩具娃娃闷头睡大觉，好象总也睡不够似的。如今，她对摆弄玩具娃娃没了兴趣，妈妈折的纸飞机、轮船、小鸟，也被她扔进了纸字篓。妈妈是幼儿园的保育员，能用一张白纸，折出许多有趣的小玩意，在幼儿园给孩子们折，在家也给女儿折。女儿在母亲的眼里，总是长不大的孩子。女儿，却在母亲的眼皮底下，悄悄地长大……

小时候，钱红的家境不宽裕，去体校每星期妈妈给她1块钱零花，冬天买花生豆，夏天买冰棍，她已经很知足了。如今，她是奥运会铜牌得主，亚洲纪录保持者，相应的奖金也有不少。妈妈仍然叮嘱她用钱节俭。“有钱时，要想着没钱的难。”钱红听话，钱都交给妈妈保管，用的也更谨慎。可是，钱红毕竟成了大姑娘，大姑娘是爱俏的年龄，有钱没钱，都挡不住街摊货架的吸引。

钱红沿着街边地摊闲逛，无意中，停住了脚，她对一件圆领衫发生了兴趣。卖衣服的小商贩很会侃，侃得也令钱红佩服。最终，那件印着1997，米字英国旗正被涂成五星红旗图案的圆领衫，套到了钱红的身上。这显然是1997年香港收归国有的广告宣传衫，穿着这件广告衫，钱红得到了一种心理满足。这是女孩子新奇炫耀的满足，一种自我鉴赏力的展示。

钱红外表不着意打扮，短而直的头发，舒服随便的棉质圆领衫，使人看上去大放活泼。这正是钱红刻意追求的立意。她说，我从不烫发，烫发使人显得成熟，老成，我喜欢自己年轻。20岁，在游泳运动员来说，已经不年轻了。姑娘在摆脱幼稚的同时，又在依惜流逝的岁月。尽管钱红汉城奥运会时走上了世界前三名的领奖台，但她的心仍然没能畅快一时。追逐岁月的紧迫感，象一驾脱缰的马车，无时无刻不在逼迫着她飞跑。

钱红走进冯教练宿舍时，教练不在屋，只有同室住着的魏星那个“小光头”在翻箱倒柜。魏星在成都全国冠军赛上游得不坏，舆论都公推他为新星，尤其那青光瓦亮的光头，格外星光灿烂，不由人不瞠目。据说，剃光头游泳阻力小，比带泳帽还快0.02秒。冯教练曾打趣地问钱红：如果能破世

界纪录，你剃不剃光头？”

钱红毫不犹豫地回答：“剃！”

说完，钱红与教练都笑了。就冲这个“剃”字，人们也不难相信，钱红也不缺少王晓红的硬气！

就在钱红等教练的时候，冯晓东正坐在张雄教练的床铺上，诚恳交流。场上是对手，场外是朋友，尽管手下队员的胜负得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但同在一个国旗下，为共同的国家利益无密可保。今天你是胜者，我向你取经，明天你超过我，我就向你求教。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变幻之美。也许这种变幻，正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刺激。因为，无论是亚运会，还是奥运会，你起跳时的秒表，永远是零，变幻的，只是终点上的冲刺。

远近高低各不同

黄晓敏的宿舍象一个玩具商店。数不清的小摆设占领着房间的所有角落。这还不够，一只长毛哈巴狗憩息在她的床下，更加招引了喜欢热闹的女孩子。黄晓敏是游泳队的队长，女孩子们的头儿。她的游泳成绩嘛，也当属第一，至少她是我国近几年第一个冲击世界纪录的游泳选手。离世界纪录仅差 0.03 秒。

说起冲击世界纪录，黄晓敏似有一肚子苦水。从第六届全运会到亚运会，奥运会，亚洲锦标赛，87 年泰山杯全国赛，直到前不久的成都全国冠军赛，她已 6 次向世界纪录冲击了。无奈，6 次都与世界纪录无缘。

“太想破了，反而往往不能如愿。倒是应该看轻了，没准就破了。”

黄晓敏的外表，与她的性格截然相反，一张甜甜的娃娃脸，卷曲的流海，还有在玩具娃娃脸上才能找到的漂亮长睫毛，都给她凭添了女孩子的娇宠。谁知道，她一张口，满不是那么回事，哥们长，哥们短的，一身男孩子的豪气。她的房间象个客栈，男孩女孩，穿流不息。有时谈得火热，转身问她刚才谈话的是何人？她甚至连人家的尊姓大名都不知，只不过在运动员饭堂一桌吃过饭，最多知道他是哪个队的。就这样，已经成了哥们儿了。

哥们讲个“铁”，要不怎么总叫铁哥们儿呢？你出去比赛，哥们为你送几句吉言，彼此透着热乎。我出外集训，几件要紧办的事，你帮着张罗了，显得那么仗义，铁哥们也就由此结成了。黄晓敏，在队员看来，是挺够哥们儿的。在成都亚运会资格赛中，取决赛的前四名进入亚运会。在黄晓敏所在蛙泳组中，有几个小队员，争夺亚运参赛资格的竞争很激烈，为了鼓励他们拼进决赛圈，黄晓敏和几个队员事先在街上买来鲜花，临赛前，全组队员都上了观众席，给小队员加油，助威，这些小哥们也很争脸，最终拼进了决赛圈。发奖时，黄晓敏他们又轮流踩着运动员进行曲，上台为小哥们献花，把个普遍的发奖仪式搞得象个庆功大会，很是让小哥们风光了一下。

黄晓敏就是这样洒脱热情的姑娘。当然，她既有男孩子的侠义，也就不缺少男孩子的骨气。奥运会之后，黄晓敏由于身体状况不好，成绩一度处于低潮。1988年泛太平洋游泳赛，林莉不仅夺了2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且也接近了她100米蛙泳的成绩。这时有人说，黄晓敏不行了，早晚林莉要超过她。原还有退役上学念头的黄晓敏，一听这话，反而钉针了。说我不行，偏给你游个行的看看。

1分零9秒7。黄晓敏在成都比赛的100米蛙泳成绩，一举破了她自己多年想破的亚洲纪录。她一冒出水面，就在心里狠狠地对游在她后面的林莉说：谁说我不行，叫他们看看。我不行还快你一秒呢！

这就是黄晓敏的性格，冲这个性格，她能看轻了世界纪录？不想破世界纪录，那是说说而已，她的教练穆祥雄就说，北京亚运会，他们的再次目标，仍然是世界纪录！尽管世界纪录一再被人重新创造，攀登顶峰的路越来越艰难，好在挖掘黄晓敏潜力的办法并不复杂，只需小施贬低她的手腕，必能激她奋进。这样有性格的运动员，恐怕破纪录也只是早晚的事。

杨文意没有黄晓敏那么强烈的意识，要去冲击世界纪录，但她却真真切切地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成为泳坛的新娇子。她是一个女孩，从里到外，纯纯地一个小女孩，一点也不英气。命运是那么偏爱地给予了她世间难得的荣耀，她懵懵懂懂地成了命运的宠儿，只因她天生一副游泳运动员的好身材。而今，她的好资本过度地消耗了应有的能量，她真怕成为朱建华第二。

杨文意象一只毛茸茸的小雉鸡，一摇一摆地跟在母亲身后看世界，在她眼里，整个生命的世界自然是和谐圆融的。只是突地一个早晨，母亲不见了，大地依旧色彩缤纷，天空仍然阳光明媚，但在她的眼里，却再也没有了温馨，没有了愉悦。

杨文意在汉城奥运会之后，就失去了这样的温馨。她对教练的依赖性太强烈了，所以总象长不大的雉鸡。奥运会，她夺了银牌，无论她自己还是观众，都希望她能夺金牌，也许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人们的愿望总是

水涨船高。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她有些怨教练，怨他关照不周，舆论有些怨她，怨她不如庄泳能拼。杨文意第一次对队友说：“出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只有与她朝夕相处的教练队友，才能深切体会她这句话的含意。奥运会之后，她转到张雄教练门下。体重原有 65 公斤的杨文意，当时只有 56 公斤。月经失调，淋漓漓漓，没有清爽的时候。低烧、高烧，每调换一个地方，就要感冒一次。一感冒就要停止训练，不练怎么恢复成绩？张雄教练恨不得将她装进暖箱。

她还是感冒不断。

以往比赛太多，太激烈，杨文意伤了元气。张雄教练只得放弃对她的训练，集中精力调养她的身体。每天亲自动手，起灶做饭，一个大老爷们，锅碗瓢勺，使出浑身解数。杨文意很乖，做什么吃什么，只是吃了仍不长肉，照样感冒。急得张雄教练冲着灶台短气长出。

“张教练，您甭管我了。反正我也破过世界纪录，一个人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我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我不怪你。”杨文意见教练发愁，反而来安慰教练。这使张雄很感动。这回，他的长气短出了。

经过一个漫长的恢复，杨文意终于挺过来了，她从一个低谷，爬上了一个平台。她现在体重恢复到 65 公斤，甚至还在长。各方面的机能也都得到了增强。张雄比喻说：好比摩托车，原来是 100 马力的，现在零件已换成 150 马力的，关键是将它组装成 150 马力的摩托车。杨文意从恶性循环转成良性循环的过程为她增加了信心。她也在信心的增长中，走向成熟。

张雄教练认为她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再过于依赖教练，

依赖她的男朋友沈坚强。“一颗小小的雨花石，在阳光下还能发出七彩的光呢，何况是人？你总把眼睛盯在沈坚强一人身上，相应的，会失去许多别的东西。”杨文意听了教练的话，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小雉鸡的翅膀一天天地长硬了，世界在她眼里又变得温馨美好。这一次，是她用自己的心去体味的。

气吞山河般壮丽的情怀固然让我们向往，但毕竟难得，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杨文意这种情怀，是每个女孩子不难得到的。只要你不缺少生活的勇气，不缺少对温情的感触。太阳也会向你微笑的。

谁言寸草心

游泳队的夜晚，比白日还繁忙，走廊的尽头飘着饭香，按摩室里的队医大汗淋漓，而教练的宿舍兼办公室，灯火亮至深夜。中国人的体质多少有些先天不足，亚运会前，运动员的伙食都提高了标准，无奈，天气逐渐热起来，大运动量训练之后，常常吃不下饭，能量很难得到正常补充。为了让运动员吃好，游泳队教练每晚为运动员添置了小灶，煮红枣，炖鸡汤，煎炒烹炸，教练得兼半个厨师，这已是游泳队重大比赛前，一项不成文的节目。还要吃药。一种单元易吸收的氨基酸，极臭，瓶盖一打开，能臭一条街，运动员谁也不爱吃。为了增添肌体热能，教练得强迫他们吃，也防止队员调皮耍滑头，一个个得当着教练的面喝下药才能走。还有按摩，是游泳队这几年成功秘诀之一。他们的科学训练，很重要的一条，是强调训练后的恢复工作。按摩就是最好的恢复手段。游泳队的队医很累，一晚上，常常要按摩十几个运

动员，汗顺着光光的脊背，向下淌。队医忙不过来，教练往往也当半个按摩师。等厨师、按摩师的活忙完，才能坐下来编教程，制订第二天的训练计划。屋里的灯能不亮至深更？日本教练多次请中国队总教练陈运鹏去讲学，他总是推托不去，日本人好奇怪，以为嫌报酬少，问及中国队教练的月收入，陈教练捏着手指一算，合计 30 美金，外国教练听了哗然！恐怕让他们看到中国教练挣 30 美金所付出的工作量，更会令他们瞠目结舌。陈运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取得的进步，是常人想象不到的付出，才换取得来的。

这一点，是周明教练亲身感受过的。冬训，周明教练带庄泳、谢军几个运动员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与加拿大运动员一同训练，不比较不知道。外国教练不仅工资高，工作量小，而且游泳训练的设备，科研资料的齐全，电脑终端的方便程度，都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说来不好意思，周明回国时，什么也没要，只是不太光明正大地弄了人家科学训练技术的几个计算机软盘，这时，正在忙着输入自己的电脑程序里。显然，他很忙，坐在一边等着他按摩的庄泳，回忆了他们在加拿大训练的情景：接近北寒带的卡尔加里冬季寒冷，隆冬时节，冰雪厚厚地铺满大地，凌晨 5 点，夜还很深沉。那些同我们一起训练的运动员，就被家长们从梦香中叫醒，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场地，6 点半开始训练，直到 7 点半，换上衣服，家长又匆忙开车将孩子送到学校上课，在车上吃一点三明治，算是早餐；下午 3 点半下学，家长再把孩子送到游泳中心，5 点训练，到晚上 7 点半，训练完，他们还得回家做完一天的作业，才能睡觉，第二天早晨 5 点，又要被妈妈呼唤叫醒。逢到期终考试，往往不能按时训练，到周末，寒暑假，运动员多要出去打工挣钱。同样是世界级水

平的运动员，比较我们的条件，庄泳不能不感叹我们运动员的条件优势，我们制度的优越。回来后，她训练更加踏实，对教练的辛苦，更给予了尊重。

别人都说庄泳乖巧，与教练、领队、地方领导，甚至裁判、场地工作人员，都有说有笑。其实，这是对别人劳动的一种尊重。一个优秀运动员身后，有多少人在为他服务？有多少人为他做辅路石啊？这是外国运动员用多少金钱也换取不到的情意。庄泳亲眼见了，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即使你是一只雄鹰，鹏程万里，君临天下，托浮你的，仍然是蓝天白云；即使你是一只蛟龙，浪花激溅，排山倒海，任你畅游的，仍然是碧水长河……

夕阳无限好

谁人愿意咏叹悲歌呢？可是，有时悲壮比慷慨激昂更令人感动。

当你走进国家队游泳训练馆，一眼便能在众多的运动员中，找出阎明。她那头从不带泳帽的头发，已经被氯气漂成象牙白色。她是我国上届亚运会三块金牌得主，亚洲纪录保持者。这是以往中国泳坛绝无仅有的骄傲。逝水年华，往事如烟，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再做一番追思，必定无限伤感。现在，不要说接近世界纪录的不止一人，就是创造世界纪录在队里必也不乏其人，谁还再提阎明？况且不止林莉，就连日本的小选手，也打破了她保持的亚洲纪录。阎明本可以光荣隐退，与她一起夺过上届亚运会金牌的黄红，如今都做了她的教练，她还游个什么劲？但她仍然在50米的泳池里抚今思昔，做着无休止的长游。

游泳运动员不象别的运动员。不能停的。一天不下水，成绩就要退，一个星期不下水，有可能连省体校的少年选手都游不过。所以游泳运动员苦。而阎明更苦。她是游中长距离的。一天少说得游一万五千米。对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得要何等的毅力呀！

阎明无怨、无恨，更没有怒发冲冠的时候。换教练，各方面都得重新适应，她无怨；上海健牌杯沈孝宇夺走了她的金牌，收拾了她最后一个全国纪录，她仍能站在沈孝宇的脚下风度有信地微笑，接受银牌；汉城奥运会，她的教练没能去，她失去舵手，连前8名都未能进入。回来，依然无恨。

她真的无怨无恨吗？只有她的心在滴血。每当夕阳西沉，将最后一束残霞射进游泳馆时，她那一头水淋淋的黄白头发，都在泳池里顽强地泛着光，教练都担心她会游伤了，她却依然与水发狠，从不知疲倦，从不知疲倦似地游、游、游……

阎明无话，象个扎嘴的闷葫芦。

“阎明，这段时间情况怎么样？”么正杰教练问。

笑。

“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笑吗？”么教练使出各种逗弄她说话的办法。

阎明仍然是笑。不说话。

有时被教练问急了，也说。一个字：“行”。或者两个字：“还行”。日子长了，么教练只得总结出：“行”就是行。“还行”就是不行。因为阎明从来不说：“不行”。“还行”便是一种勉强支撑了。阎明是运动员中练得最苦最自觉的一个。但对这个没脾气少话的运动员，教练制定训练计划也是件挺费神的事。